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九十二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晉紀十二

起永昌元年盡明帝太甯元年凡二年

中宗元皇帝下

〔壬〕永昌元年

趙劉曜光初五年後趙石勒四年成李雄玉衡十二年

春正月郭璞復上疏曰

臣竊惟陛下符運至著勳業至大而中興之祚不隆聖敬之風未躋者良由法令太明刑教太峻故也臣去春啟事以囹圄充斥陰陽不和推之卦理當有愆陽苦雨之災崩震薄蝕之變狂狡蠱戾之妖其後月餘日果蕩鬪去秋以來諸郡竝有暴雨水皆洪潦歲

用無年適聞吳興復有構妄者咎徵漸成而頃者役賦轉重獄犴日結百姓困擾甘亂者多小人愚瞶共相扇惑雖勢無所至然不可不慮按洪範君道虧則日食人憤怒則水涌溢陰氣積則下伐上此微理潛應已著實於事者也假令臣遂不幸謬中必遺陛下側席之憂今皇孫載育天固靈基黔首嘶顛實望惠潤陛下上籌天憲下順物情可因皇孫之慶大赦天下則兆庶幸甚禎祥必臻矣帝從之乙卯大赦改元王敦以璞爲記室參軍璞善卜筮知敦必爲亂已預其禍甚憂之大將軍掾潁川陳述卒璞哭之極哀曰嗣祖焉知非福也

陳述字嗣祖

敦旣與朝廷乖離乃勸錄朝士有時望者置己幕府以羊曼及陳國謝鯤爲長史曼祐之兄孫也曼鯤終日酣醉故敦不委以事敦將作亂謂鯤曰劉隗姦邪將危社稷

欲除君側之惡何如鯀曰隗誠始禍然城狐社鼠

後漢虞延曰城狐社鼠不畏熏

煙謂有所憑託也又中山王勝曰社鼠不灌屋鼠不熏所託者然也爾雅翼曰管仲稱社東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燬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塗此鼠之所以不可得而殺者以社故也以喻君之左右敦怒曰君庸才豈達大體

出為豫章太守又畱不遣戊辰敦舉兵於武昌上疏罪狀劉隗稱

隗佞邪讒賊威福自由妄興事役勞擾士民賦役煩重怨聲盈路

臣備位宰輔不可坐視成敗輒進軍致討隗首朝懸諸軍夕退首

太甲顛覆厥度幸納伊尹之忠殷道復昌顯陛下深垂三思則四

海乂安社稷永固矣沈充亦起兵於吳興以應敦敦以充為大都

督督護東吳諸軍事初敦請顧眾為從事中郎上補南康太守會

詔除鄱陽太守眾徑之鄱陽不過敦敦甚怪焉及敦構逆令眾出

軍眾遲遲不發敦大怒以軍期召眾詰之聲色甚厲眾不為動敦

又怒宣城內史陸階眾又辯明之敦長史陸玩在坐代眾危懼出謂眾曰卿真所謂剛亦不吐柔亦不茹雖仲山甫何以加之敦至蕪湖復上表罪狀刁協帝大怒乙亥詔曰王敦憑恃寵靈敢肆狂逆方朕太甲欲見幽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今親帥六軍以誅大逆有殺敦者封五千戶侯敦兄光祿勳含乘輕舟逃歸於敦太子中庶子溫嶠謂僕射周顛曰大將軍此舉似有所在當無濫邪顛曰不然人主自非堯舜何能無失人臣安可舉兵以脅之舉動如此豈得云非亂乎處仲狼抗無上其意甯有限邪狼似犬銳頭白頰高前臉後貪而敢抗人故以爲喻敦初起兵遣使告梁州刺史甘卓約與之俱下卓許之及敦升舟而卓不赴使參軍孫雙詣武昌諫止敦敦驚曰甘侯前與吾語云何而更有異正當慮吾危朝廷耳吾今但除姦凶若事

濟當以甘侯作公雙還報卓意狐疑或說卓且偽許敦待敦至都

而討之卓曰昔陳敏之亂吾先從而後圖之

事見八十六卷董卓水典二年懷帝永嘉

元論者謂吾懼逼而思變心常愧之今若復爾何以自明卓使人

以敦旨告順陽太守魏該該曰我所以起兵拒胡賊者正欲忠於

王室耳今王公舉兵向天子非吾所宜與也遂絕之敦遣參軍桓

熊說譙王永請承爲軍司承歎曰吾其死矣地荒民寡勢孤援絕

將何以濟然得死忠義夫復何求承檄長沙虞曄爲長史會曄遭

母喪承往弔之曰吾欲討王敦而兵少糧乏且新到恩信未洽卿

兄弟湘中之豪傑王室方危金革之事古人所不辭

禮記子夏問曰三年之喪

卒哭金革之事無避也者禮賦初有司歎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昔

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春

秋公羊傳曰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已練可以奔冕

服金革之事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閔子要經而服事孔子蓋

也善之將何以教之惺曰大王不以惺兄弟猥劣親屈臨之敢不致

死然鄙州荒弊難以進討宜且收眾固守傳檄四方敦勢必分

而圖之庶幾可捷也承乃囚桓熊以惺爲長史以其弟望爲司馬

督護諸軍與零陵太守尹奉建昌太守長沙王循衡陽太守淮陵

劉翼

沈約曰昔惠帝元康九年分長沙東北下雋諸縣立建昌郡至宋爲巴陵郡吳孫亮太平二年分長沙西部郡尉立衡陽

郡淮陵縣屬臨淮郡時方分爲郡

春陵令長沙易雄

春陵縣本前漢之春陵侯國後徙國南陽省吳復立春陵

縣屬零陵郡

同舉兵討敦雄移檄遠近列敦罪惡於是一州之內皆應

承惟湘東太守鄭澹不從

吳孫亮太平二年分長沙東部郡尉立湘東郡

承使虞望討斬

之以徇四境澹敦姊夫也承遣主簿鄧騫至襄陽說甘卓曰劉大

連

大連劉

雖驕蹇失眾心非有害於天下大將軍以其私憾稱兵

向關此忠臣義士竭節之時也晉魯連匹夫猶懷蹈海之志况受

任方伯位同體國者乎今若因天人之心唱桓文之舉杖大順以掃逆節擁義兵以勤王室斯千載之運不可失也卓曰桓文則非吾所能然志在徇國當共詳思之參軍李梁說卓曰昔隗囂亂隴右竇融保河西以奉光武今日之事有似於此將軍有重望於天下但當推亡固存坐以待之使大將軍事捷當委將軍以方面不捷朝廷必以將軍代之何憂不富貴而釋此廟勝決存亡於一戰耶鸞謂梁曰光武創業中國未平故隗囂可以文服從容願望文服則非心服待以虛文示相臣服而已今將軍之於本朝非竇融之比也襄陽之於太府襄陽以王敦府爲太府非河西之固也使大將軍克劉隗還武昌增石城之戍賢曰石城故城在復州沔陽縣東南絕荆湘之粟將軍將安歸乎勢在人手而曰我處廟勝未之聞也且爲人臣國家有難坐視不救於義安乎

卓尙疑之騫曰今既不爲義舉又不承大將軍檄此必至之禍愚
智所見也且議者之所以難以彼強而我弱也今大將軍兵不過
萬餘其阻者不能五千而將軍見軍旣倍之矣以將軍之威名帥
此府之精銳杖節鳴鼓以順討逆豈王舍所能禦哉邇流之眾勢
不自救謂救兵已東下若欲邇流將軍之舉武昌若摧枯拉朽尙
何顧慮邪武昌旣定據其軍實鎮撫二州二州謂以恩意招懷士
卒使還者如歸此呂蒙所以克關羽也今釋必勝之策安坐以待
危亡不可以言智矣敦恐卓於後爲變又遣參軍丹陽樂道融往
邀之必欲與之俱東道融雖事敦而忿其悖逆乃說卓曰主上親
臨萬機自用譙王爲湘州非專任劉琨也而王氏擅權日久卒見
分政謂廷分政者謂任譙便謂失職背恩肆逆舉兵向闕國家遇

君至厚今與之同豈不違負大義生爲逆臣死爲愚鬼永爲宗黨
之恥不亦惜乎爲君之計莫若僞許應命而馳襲武昌大將軍士
衆聞之必不戰自潰大勳可就矣卓雖不欲從敦聞道融之言遂
決曰吾本意也乃與巴東監軍柳純南平太守夏侯承宜都太守
譚該等露檄數敦逆狀帥所統致討遣參軍司馬讚孫雙奉表詣
臺又遣羅英至廣州約陶侃同進戴淵在江西戴淵出鎮合肥於建康爲江西先
得卓書表上之臺內皆稱萬歲陶侃得卓信卽遣參軍高寶帥兵
北下武昌城中傳卓軍至人皆奔散敦遣從母弟南蠻校尉魏父
將軍李恆帥甲卒二萬攻長沙長沙城池不完資儲又闕人情震
恐或說譙王承南投陶侃或退據零桂承曰吾之起兵志欲死於
忠義豈可貪生苟免爲奔敗之將乎事之不濟令百姓知吾心耳

乃嬰城固守未幾成望戰死甘卓欲留鄧騫爲參軍騫不可乃遣
參軍虞冲與騫偕至長沙遣譙王承書勸之固守當以兵出沔口
斷敦歸路則湘園自解承復書稱江左中興草創始爾豈圖惡逆
萌自寵臣吾以宗室受任志在隕命而至止尙淺凡百茫然足下
能卷甲電赴猶有所及若其狐疑則求我於枯魚之肆矣卓不能
從 二月甲午封皇子昱爲琅邪王 後趙王勒立子宏爲世子
遣中山公虎將精卒四萬擊徐兪兪堅守不戰虎築長圍守之
趙主曜自將擊楊難敵難敵逆戰不勝退保仇池仇池諸氏羌及
故晉王保將楊蹈隴西太守梁勛皆降於曜曜遷隴西萬餘戶於
長安進攻仇池會軍中大疫曜亦得疾將引兵還恐難敵躡其後
乃遣光國中郎將王嶺說難敵

光國中郎將
趙所置也

諭以禍福難敵遣使

稱藩關以難敵爲假黃鉞都督益甯南秦涼梁巴六州隴上西域
諸軍事上大將軍益甯南秦三州牧武都王秦州刺史陳安求朝
於曜曜辭以疾安怒以爲曜已卒遂大掠而歸曜疾甚乘馬輿而
還使其將呼延實監轡重於後安邀擊獲之謂實曰劉曜已死子
尙誰佐吾當與子共定大業實叱之曰汝受人寵祿而叛之自視
替能何如主上吾見汝不日梟首於上邽市何謂大業宜速殺我
安怒殺之以實長史魯憑爲參軍安遣其弟集帥騎三萬追躡衛
將軍呼延瑜逆擊斬之安乃還上邽遣將襲汧城拔之隴上氐羌
皆附於安有眾十餘萬自稱大都督假黃鉞大將軍雍涼秦梁四
州牧涼王以趙募爲相國魯憑對安大哭曰吾不忍見陳安之死
也安怒命斬之憑曰死自吾分可懸吾頭於上邽市觀趙之斬陳

安也遂殺之暉聞之慟哭曰賢人民之望也陳安於求賢之秋而

多殺賢者吾知其無能爲也休屠王石武以桑城降趙

石武蓋亦匈奴

趙以武爲秦州刺史封酒泉王 帝徵戴淵劉隗入衛建康隗至

百官迎於道岸幘大言

岸幘者幘微脫幘也

意氣自若及入見與刁協勸帝

盡誅王氏帝不許隗始有懼色司空導帥其從弟中領軍遠左衛

將軍虞侍中侃彬及諸宗族二十餘人每旦詣臺待罪周顛將入

導呼之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顛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

甚至帝納其言頷喜飲酒至醉而出導猶在門又呼之顛不與言

顛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既出又上表明

導無罪言甚切至導不之知甚恨之帝命還導朝服召見之導稽

首曰逆臣賊子何代無之不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跳而執其手曰

茂宏方寄卿以百里之命是何言邪三月以導爲前鋒大都督加

戴淵驃騎將軍詔曰導以大義滅親

新石補之子厚與公子州吁

使告於陳而殺之君子曰石碯純臣也惡

試衛桓公又與州吁如陳借

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可以吾爲安東時節儉

之也帝之初鎮揚州也領安東將軍以周顛爲尙書左僕射王邃爲右僕射帝遣王

廙往諭止敦敦不從而留之廙更爲敦用征虜將軍周札素於險

好利帝以爲右將軍都督石頭諸軍事敦將至帝使劉隗軍金城

金城在丹陽江乘蒲州上札守石頭帝親被甲徇師於郊外以甘卓爲鎮南大

將軍侍中都督荆梁二州諸軍事陶侃領江州刺史使各帥所統

以躡敦後敦至石頭欲攻劉隗杜宏言於敦曰劉隗死士眾多未

易可克不如攻石頭周札少恩兵不爲用攻之必敗札敗則隗自

走矣敦從之以宏爲先鋒攻石頭札果開門納宏奮威將軍侯禮

死之敦據石頭歎曰吾不復得爲盛德事矣謝鯤曰何爲其然也但使自今以往日忘日去耳帝命刁協劉隗戴淵帥眾攻石頭王導周顛郭逸虞潭等三道出戰協等兵皆大敗太子紹聞之欲自帥將士決戰升車將出中庶子溫嶠執鞚諫曰殿下國之儲副奈何以身輕天下抽劍斬鞅乃止敦擁兵不朝放士卒劫掠官省奔散惟安東將軍劉超案兵直衛及侍中二人侍帝側帝脫戎衣著朝服顧而言曰欲得我處當早言我自還琅邪何至害民如此又遣使謂敦曰公若不忘本朝於此息兵則天下尙可共安如其不然朕當歸琅邪以避賢路刁協劉隗既敗俱入宮見帝於太極東除_{除殿}帝執協隗手流涕嗚咽勸令避禍協曰臣當守死不敢有_{除殿}帝曰今事逼矣安可不行乃令給協隗人馬使自爲計協老不

堪騎乘素無恩紀募從者皆委之行至江乘爲人所殺送首於敦
隗奔後趙官至太子太傅而卒帝令公卿百官詣石頭見敦敦謂
戴淵曰前日之戰有餘力乎淵曰豈敢有餘但力不足耳敦曰吾
今此舉天下以爲何如淵曰見形者謂之逆體誠者謂之忠敦笑

曰卿可謂能言又謂周顛曰伯仁卿負我

愍帝建興元年顛爲杜
弢所困投敦於豫章故

敦以
其德

顛曰公戎車犯順下官親帥大軍不能其事使王族奔敗以

此負公幸未大赦以敦爲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江州牧
封武昌郡公竝讓不受初西都覆沒四方皆勸進於帝敦欲專國
政忌帝年長難制欲更議所立王導不從及敦克建康謂導曰不
用吾言幾至覆族敦以太子有勇略爲朝野所向欲誣以不孝而
廢之大會百官問溫嶠曰皇太子以何德稱聲色俱厲嶠曰鈞深

致遠蓋非淺局所景以禮觀之可謂孝矣眾皆以爲信然敦謀遂

沮帝召周顛於廣室

廣室殿名

謂之曰近日大事二宮無恙諸人平安

太將軍固副所望邪顛曰二宮自如明詔臣等尙未可知護軍長

史郝嘏等勸顛避敦顛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喪敗甯可復草園求

活外投胡越邪敦參軍呂倚嘗爲臺郎

晉書內書郎爲臺郎

性姦諂戴淵爲

尙書惡之倚說敦曰周顛戴淵皆有高名足以戒眾近者之言會

無怍色公不除之恐必有再舉之憂敦素忌二人之才心頗然之

從容問王導曰周戴南北之望當登三司無疑也導不答又曰若

不三司止應令僕邪又不答敦曰若不爾正當誅爾又不答丙子

敦遣部將陳郡鄧岳收顛及淵先是敦謂謝鯤曰吾當以周伯仁

爲尙書令戴若思爲僕射是日又問鯤近來人情何如鯤曰明公

之舉雖欲大存社稷然悠悠之言實未達高義若果能舉用周蕺則羣情帖然矣敦怒曰君粗疏邪二子不相當吾已收之矣鯤與頴素相親重聞之愕然若喪諸己參軍王嶠曰濟濟多士文王以甯奈何戮諸名士敦大怒欲斬嶠眾莫敢言鯤曰明公舉大事不戮一人嶠以獻替忤旨便以鼙鼓不亦過乎敦乃釋之黜爲領軍長史嶠渾之族孫也顛被收路經太廟大言曰賊臣王敦傾覆社稷枉殺忠臣神祇有靈當速殺之無令縱毒以傾王室收人以戟傷其口血流至踵容止自若觀者皆爲流涕并戴淵殺之於石頭南門之外王尊後料檢中書故事乃見顛救己之表執之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淵字若思廣陵人也有風儀性閒爽少好遊俠不拘操行嘗在江淮間攻掠商

旅遇陸機赴洛船裝甚盛遂與其徒掠之淵登岸據胡牀指麾同
旅皆得其宜淵既神姿鋒穎雖處鄙事神氣猶異機於舫屋上遙
謂之曰卿才器如此乃復作劫邪淵感悟因流涕投劔就之機與
語深加賞異遂與定交薦之於朝遂為中興碩輔淵素有重望故
敦忌而害之四海之士莫不痛惜焉顓字伯仁少有重名神采秀
徹雖時輩親狎莫能媒也司徒掾同郡賁嵩黃音肥有清操見顓歎
曰汝穎固多奇士自頃雅道陵遲今復見周伯仁將振起舊風清
我邦族矣戴淵之入洛素聞顓名往候之終坐而不敢顯其才
辯顓性寬厚而友愛過人弟嵩嘗因酒瞋目謂顓曰君才不及弟
何乃橫得重名以所然蠟燭投之顓神色無忤徐曰阿奴火攻固
出下策耳王導甚重之嘗枕顓膝而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答

曰此中空洞無物然足容卿數百輩爲僕射時顧顛以酒勸之顛
不受顯因移勸柱而語柱曰詎可便作棟梁自過顛聞之欣然遂
爲衿契敦素憚顛每見之輒面熱雖復冬月扇面不得休後渡江
則不復爾敦嘗嘆曰不知我進伯仁退敦旣害顛使繆坦籍顛家
唯故絮數籠米數石而已初顛父浚作安東時行獵值暴雨過汝
南李氏李富足而男子不在有女名絡秀聞外有貴人與一婢於
內宰猪羊作數十人飲食事事精辦不聞人聲密覘之獨見一女
子狀貌非常浚因求爲妾父兄不許絡秀曰門戶殄悴何惜一女
若連姻貴族將來或大益父兄從之生顛兄弟絡秀語之曰我所
以屈節爲汝家作妾門戶計耳汝若不與我家作親親者吾亦不
惜餘年顛兄弟悉從命由此李氏在世得方幅齒遇 帝使侍中

王彬勞敦彬素與周顛善先往哭顛然後見敦敦怪其容慘問之
彬曰向哭伯仁情不能已敦怒曰伯仁自致刑戮且凡人遇汝汝
何哀而哭之彬曰伯仁長者兄之親友在朝雖無譽諤亦非阿黨
而救後加之極刑所以傷惋也因勃然數敦曰兄抗旌犯順殺戮
忠臣圖爲不軌禍及門戶矣辭氣慷慨聲淚俱下敦大怒厲聲曰
爾狂悖乃至此以吾爲不能殺汝邪時王導在坐爲之懼勸彬起
謝彬曰腳痛不能拜且此復何謝敦曰腳痛孰若頭痛彬殊無懼
容竟不拜 沈充拔吳國殺內史張茂茂有志行爲鄉里所敬
信初起義兵討賊陳斌一郡用全至是茂與三子竝遇害人莫不
悲之 初王敦聞甘卓起兵大懼卓兄子卬爲敦參軍敦使卬婦
說卓曰君此自是臣節不相賣也吾家計急不得不爾想便旋軍

襄陽當更結好卓雖慕忠義性多疑少決軍於豬口

水經河水東南徑江夏雲

杜縣東夏水從西來

注之註云卽豬口也欲待諸方同出軍稽留累旬不前敦既得建

康乃遣臺使以騶虞幡駐卓軍卓聞周顛戴淵死流涕謂曰吾之所憂正爲今日且使聖上元吉太子無恙吾臨敦上流亦未敢

遽危社稷適吾徑據武昌敦勢逼必劫天子以絕四海之望不如

還襄陽思後圖卽命旋軍都尉秦康與樂道融說卓曰今分兵

斷彭澤

彭澤縣屬豫章郡彭澤湖自此入於大江

使敦上下不得相赴其眾自然離散

可一戰擒也將軍起義兵而中止竊爲將軍不取且將軍之下士

卒各求其利欲求西還亦恐不可得也卓不從道融晝夜泣諫卓

不聽道融憂憤而卒卓性本寬和忽更疆塞徑還襄陽意氣騷擾

舉動失常識者知其將死矣 王敦以西陽王兼爲太宰加王導

尙書令王廙爲荊州刺史改易百官及諸軍鎮轉徙黜免者以百數或朝行暮改惟意所欲敦將還武昌謝鯤言於敦曰公至都以來稱疾不朝是以雖建不世之勳而人心實有未達今若朝天子使君臣釋然則物情皆悅服矣敦曰君能保無變乎對曰鯤近日入覲主上側席遲得見公宮省穆然必無虞也公若入朝鯤請侍從敦勃然曰正復殺君等數百人亦復何損於時竟不朝而去夏四月敦還武昌初宣都內史天門周級吳孫皓永安六年分武陵立天門郡充縣石松梁山山有石石門處數十丈其高以弩仰射不至其上名天門因謂鯤此名郡宋白曰澧州石門縣吳立天門郡隋罷郡爲石門縣聞鯤王承起兵使其兄子該潛詣長沙申款於承魏父等攻湘州急承遣該及從事邵陵周崎聞出求救此非潁川之邵陵吳孫皓置鼎元年分零陵北部郡尉立邵陵郡皆爲邏者所得又使崎語城中稱大將軍已克建康甘卓遣襄

陽外援理絕崎僞許之既至城下大呼曰援兵尋至努力堅守又
殺之又考該至死竟不言其故周級由是獲免又等攻戰日逼敦
又送所得橐中人書疏令又射以示承城中知朝廷不守莫不恨
惋相持且百日劉勰戰死士卒死傷相枕癸巳又拔長沙承等皆
被執又將殺虞惺子弟對之號泣惺曰人生會當有死今鬪門爲
忠義之鬼亦復何恨又以檻車載承及易雄送武昌佐吏皆奔散
惟主簿桓雄西曹書佐韓階從事武延毀服爲僮從承不離左右
又見桓雄姿貌舉止非凡人憚而殺之韓階武延執志愈固荊州
刺史王廙承敦旨殺承於道中階延送承喪至都葬之而去易雄
至武昌意氣慷慨曾無懼容敦遣人以檄示雄而數之雄曰此實
有之惜雄位微弱不能救國難耳今日之死固所願也敦憚其

辭正釋之遣就舍眾人皆賀之雄笑曰吾安得生既而敦遣人潛殺之魏又求鄧騫甚急鄉人皆爲之懼騫笑曰此欲用我耳彼新得州多殺忠良故求我以厭人望也乃往詣又喜曰君古之解

揚也

左傳楚子圍宋晉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毀而反

之何故速即爾州對曰受命而出有死無貲又可略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楚子舍之以歸以爲別駕騫識景宏遠常推誠行己故能以正直全於多難之時詔以陶侃領湘州刺史亞敦上侃復還廣

州加散騎常侍 甲午趙羊后卒諡曰獻文 甘卓家人皆勸卓

備王敦卓不從悉散兵佃作聞諫輒怒襄陽太守周慮密承敦意詐言湖中多魚勸卓遣左右悉出捕魚五月乙亥慮引兵襲卓於寢室殺之傳首於敦并殺其諸子卓爲人外柔內剛其在襄陽爲

政簡惠善於撫綏估稅悉除市無二價州境所有魚池先恆賣稅
卓不收其利皆給貧民西土稱爲惠政及其將敗嘗自照鏡不見
其頭視庭樹而頭在其上又其家金櫃忽鳴聲似槌鏡清而悲巫
云金櫃將離是以悲鳴敦以從事中郎周撫督河北諸軍事代卓
鎮河中撫訪之子也敦旣得志暴慢滋甚四方貢獻多入其府將
相岳牧皆出其門以沈充錢鳳爲謀主唯二人之言是從所譖無
不死者以諸葛瑤鄧岳周撫李恆謝雍爲爪牙充等竝凶險驕恣
大起營府侵人田宅剽掠市道識者咸知其將敗焉 秋七月後
趙中山公虎拔泰山執徐龕送襄國後趙王勒盛之以襄於百尺
樓上撲殺之命王伏都等妻子刳而食之 龕殺王伏都見
上在太興三年 阮其降
卒三千人 甲午有流星大如瓊長百餘丈青赤色從西方來尾

分爲百餘歧 兗州刺史郝鑒在鄒山三年有衆數萬戰爭不息
百姓饑饉掘野鼠蟄燕而食之爲後趙所逼退屯合肥尙書右僕
射紀瞻以鑒有將相之才恐朝廷棄而不恤上疏請徵之曰伏見
前輔國將軍郝鑒少立高操體清望峻文武之略時之良幹昔與
戴淵同辟推放荒地所在孤特衆無一旅救援不至然能收集殘
餘據險歷載遂使凶寇不敢南侵但士衆單寡無以立功鑒雅望
清重一代名器若使從容冀圖出納王命必能盡抗直之規補袞
職之闕乃徵拜尙書徐兗閒諸塢多降於後趙後趙置守宰以撫
之 王敦自領甯益二州都督 冬十月天疫死者十二三 己
丑荊州刺史武陵康侯王虞卒王敦以下邳內史王邃都督青徐
幽平四州諸軍事鎮淮陰衛將軍王含都督河南諸軍事領荊州

刺史武昌太守丹楊王諒爲交州刺史

考吳曰諒傳永興三年敦以諒爲交州案永興三年

卽惠帝光熙元年也諒傳誤

敦敦諒收殺交州刺史脩湛新昌太守梁碩

吳孫

衛三年分交趾立新興郡武帝太康三年更名新昌郡

諒乃誘湛斬之碩遂舉兵圍諒於龍

龍編縣屬交趾郡州郡皆治焉

京師大霧黑氣蔽天日月無光

祖逖既卒

後趙屢寇河南拔襄城城父

城父縣前漢屬沛郡後漢屬汝南郡魏晉屬譙國此河南蔡言黃河之南

非專指河南郡也

圍譙豫州刺史祖約不能禦退屯壽春後趙遂取陳留

梁鄭之閒復騷然矣十一月以臨潁元公荀組爲太尉辛酉薨

龍司徒并丞相府王敦以司徒官屬爲附府趙武功男子蘇撫

陝男子伍長平竝化爲女子又有石言於陝若曰勿東者然帝

憂憤成疾閏月己丑崩

年四十七

司空王導受遺詔輔政帝恭儉有餘

而明斷不足故大業未復而禍亂內興庚寅太子卽皇帝位大赦

尊所生母荀氏爲建安郡君羣臣議先帝廟號王敦使謂朝臣曰豺狼當路梓宮未反祖宗之號宜別思詳左僕射荀崧議以爲禮祖有功宗有德元皇帝天縱聖哲光啟中興臣敢依前典上號曰中宗旣而與敦書曰承以長蛇未萌別詳祖宗先帝應天受命以隆中興中興之主甯可隨世數而遷毀敢率丹直詢之朝野上號中宗卜日有期不及重請專輒之愆所不敢辭初敦待崧甚厚欲以爲司空於此銜之而止 十二月趙主曜葬其父母於粟邑大赦陵下周二里上高百尺計用六萬夫作之百日乃成役者夜作繼以脂燭民甚苦之游子遠諫曰二陵之費至以億計積石爲山增土爲阜發掘古冢以千百數役夫呼嗟氣塞天地暴骸原野哭聲盈衢臣竊謂無益於先帝先后而徒喪國家之儲力不聽 後

趙漢陽景侯張賓卒後趙王勒哭之慟曰天不欲成吾事耶何奪
吾右侯之早也程遐代爲右長史遐世子宏之舅也勒每與遐議
有所不合輒歎曰右侯捨我去乃令我與此輩共事豈非酷乎因
流涕備曰張茂使將軍韓璞帥眾取隴西南安之地置秦州
慕容廆遣其世子就襲段末杯入令支掠其居民千餘家而還

肅宗明皇帝上

諱紹字道徽元帝長子謹法思慮
果遠日明在位三年改元一

癸太甯元年

趙劉曜光初六年後趙石勒
五年成李雄玉衡十三年

春正月黃霧四塞京師

火

成李驥任回寇臺登

臺登縣屬成州要記曰臺登縣
有叔諾川鸚鵡山黑水之閉若水出其

下黃帝子昌意
降居若水卽此將軍司馬玖戰死越閣太守李劍漢嘉太守王載
漢嘉本前漢青衣縣屬蜀郡後漢順帝
陽嘉二年更名漢嘉蜀分爲漢嘉郡皆以郡降於成 二月庚

戌葬元帝於建平陵

三月戊寅朔改元

丙戌隕霜殺藁 饒

安東光安陵三縣

三縣皆屬勃海郡惟東光漢曹縣僊安縣前漢之千童縣也後漢靈帝改曰饒安安陵縣

晉置時皆爲後趙之地

燒三千餘家死者萬五千人。後趙寇彭城下邵徐

州刺史卞敦與征北將軍王邃退保盱眙敦意之從父兄也。王

敦謀篡位諷朝廷徵己帝手詔徵之夏四月加敦黃鉞班劍

劉貞文選

註曰班劍謂執劍而從行者也呂向曰班列也言使勇士行列持劍以爲儀仗也李周翰曰班劍木劍無刃假作劍形畫之以文故

曰班也晉志文武官公給虎賁二十人持班劍

奏事不名入朝不趨劔履上殿敦移鎮姑

孰屯于湖

姑孰前漢丹楊春穀縣地今太平州當塗縣即姑孰之湖縣南二里有姑孰溪西入大江于湖縣本吳督農校

尉治武帝太康二年分丹楊縣立于湖縣杜佑曰宣州當塗縣城卽昔姑孰城于湖故城在縣南張舜民曰今太平州跨姑孰溪陸

游曰姑孰城在當塗北今州城西臨姑孰溪東南數峯如黛崑崙山也自姑孰溪行夾岸三十里至大信口出口派江過大小兩

山嶽又過嶺磯蕪湖卽于湖姑大信口出口派江過大小兩嶽春秋及後魏書云屯蕪湖首書明帝紀云下屯于湖今從之

以司空導爲司徒敦自領揚州牧敦欲爲逆王彬諫之甚苦敦變

色目左右將收之彬正色曰君昔歲殺兄今又殺弟邪

義殺王澄事見十八

卷使帝永敦乃止以彬爲豫章太守 後趙王勒遣使結好於慕

容龐龐執送建康 五月京師大水 成李驥等進攻甯州刺史

襄中壯公王遜使將軍姚嶽等拒之戰於蟾蜍

據水經註蟾蜍卽堂狼齋也前漢屬

總爲郡後漢省郡因志健爲屬國朱提縣有堂傾山山多毒草盛夏之月飛鳥過之不能得去蜀置朱提郡堂狼齋屬焉成兵

大敗嶽追至瀘水成兵爭濟溺死者千餘人嶽以道遠不敢濟而

還遜以嶽不窮追大怒鞭之怒甚髮上衝冠冠裂而卒遜在州十

四年

懷帝永嘉四年遜至甯州至是適十四年

威行殊俗州人立其子堅行州府事詔

除堅甯州刺史 廣州刺史陶侃遣兵救交州未至梁碩拔龍編

奪刺史王諒節諒不與碩斷其右臂諒曰死且不避斷臂何冠踰

旬而卒 六月壬子立妃庾氏爲皇后以后兄中領軍亮爲中書

監 梁碩據交州凶暴失眾心陶侃遣參軍高寶攻碩斬之詔以

侃領交州刺史進號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未幾吏部郎阮

放求爲交州刺史許之放行至甯浦

廣州記曰漢獻帝建安二十三年吳分鬱林郡立甯浦郡

晉太康地志曰武帝太康七年改合浦

屬交州刺史立甯浦郡唐爲黃州甯浦縣

遇高寶爲寶設饌伏兵殺之寶兵擊放放走得免至州少時暴發渴見寶爲祟而卒

考異曰放傳云

咸帝幼冲庾氏執政放求爲交州下乃云

逢高寶平梁碩還非咸帝時也放傳誤

放咸之族子也 陳安

圍趙征西將軍劉貢于南安休屠王石武自桑城引兵趣上邽以

救之與貢合擊安大破之安收餘騎八千走保隴城趙主驥自將

圍隴城別遣兵圍上邽安頻出戰輒敗趙右將軍劉幹攻平襄克

之

平襄縣漢屬天水郡晉屬略陽郡

隴上諸縣悉降安留其將楊伯支姜沖兒守

隴城自帥精騎突圍出奔陝中

陝中在隴城南

驥遣將軍平先等追之安

左揮七尺大刀右運丈八蛇矛近則刀矛俱發輒殲五六人遠則
雙帶鞬服左右馳射而走先亦壯健絕人勇捷如飛與安搏戰三
交遂奪其蛇矛會日暮雨甚安棄馬與左右匿於山中趙兵索之
不知所在明日安遣其將石容勳趙兵趙輔威將軍呼延青人獲
之拷問安所在容卒不言青人殺之雨霽青人尋其迹獲安於
湖曲斬之於是楊伯支斬姜冲兒以隴城降別將宋亭斬趙募以
上邽降曜徙秦州大姓楊姜諸族二千餘戶於長安氏羌皆送任
請降以赤亭羌酋姚弋仲爲平西將軍封平襄公邑於隴上陳安
者家世農民少慷慨讀書曰大丈夫當軒冕杖節安能久執犁鋤
乎遂遊京師頗學書字讀魏書見許褚而歎之乃自字虎侯安多
力善射走及奔馬又善撫將士與同甘苦及死隴上人哀思之爲

作壯士歌曰隴上健兒曰陳安驅幹雖小腹中寬愛養將士同心
肝騾驄駿馬鐵鍛鞍七尺寶刀配齊環丈八蛇矛左右盤十盪十
決無當前百騎俱出如雲浮追者千萬騎悠悠戰始三交失蛇矛
十騎俱盪九騎留棄我騾驄竄巖幽大雨降後追者休爲我外援
而懸頭西河之水東流河阿阿嗚呼柰子何嗚呼阿阿柰子何阿
者想是安之小字 劉隴聞而悲傷命樂府恆歌之 秋七月丙子朔震太

極殿柱 趙大霖雨震趙主嚙父墓門屋又大風飄發其寢堂於

墓垣外五十餘步松柏眾木植已成林悉皆枯死 帝畏王敦之

逼欲以郗鑒爲外援拜鑒兗州刺史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鎮台

肥王敦忌之表鑒爲尙書令八月詔徵鑒還道經姑孰敦與之論

西朝人士曰樂彥輔短才耳考其實豈勝滿武秋邪

滿字鑒曰武秋

彥輔道韻平淡體識冲粹處傾危之朝不可得而親疏及愍懷天

子之廢柔而能正武秋失節之士安得擬之

事見八十三卷惠帝永康元年滿當既收

東宮官屬之送太子者趙王倫之篡奮又奉璽綬故謂之失節敦曰愍懷廢徙之際危機交急苟

能以死守之乎鑒曰丈夫既潔身北面義同在三豈可偷生屈節

覲顏天壤邪苟道數終極當死生以之耳敦惡其言不復相見久

留不遣敦黨皆勸敦殺之鑒舉止自若初無懼心敦謂錢鳳曰郗

道徽儒雅之士名位既重何得害之乃放鑒還臺遂與帝謀討敦

後趙中山公虎帥步騎四萬擊安東將軍曹嶷青州郡縣多降

之遂圍廣固

水經注廣固城在漢齊郡廣縣西北四里四周絕澗阻水深隄曹嶷所築也今按青州益都縣西四十里

有廣固城嶷出降遂襲國殺之阮其眾三萬虎欲盡殺嶷眾青州刺史

劉徵曰今留徵使收民也無民焉收徵將歸耳虎乃留男女七百

口配徵使鎮廣固 趙主曜自隴上西擊涼州遣其將劉威攻韓

璞於冀城呼延晏攻甯羌護軍陰鑒於桑壁

桑壁當在南安界

曜自將戎

卒二十八萬軍於河上列營百餘里金鼓之聲動地河水爲沸張

茂臨河諸戍皆望風奔潰曜揚聲欲百道俱濟直抵姑臧涼州大

震參軍馬岌勸茂親出拒戰長史汜稜怒請斬之岌曰汜公糟粕

書生刺舉小才

莊子曰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問桓公曰敢問公所讀者何言也公曰聖人之書也曰

聖人在乎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矣不思古之人與其不可傳者死矣則者以直傷人舉者招人之過

家國大計明公父子欲爲朝廷誅劉曜有年矣今曜自至遠近之

情其觀明公此舉當立信勇之驗以副秦隴之望力雖不敵勢不

可以不出茂曰善乃出屯石頭

石頭在姑臧城東

茂謂參軍陳珍曰劉曜

舉三秦之眾乘勝席卷而來將若之何珍曰曜兵雖多精卒至少

大抵皆氏羌烏合之眾恩信未洽且有山東之虞安能舍其腹心之疾曠日持久與我爭河西之地邪若二旬不退珍請得弊卒數千爲明公擒之茂喜使珍將兵救韓璞趙諸將爭欲濟河趙主曜曰吾軍勢雖盛然畏威而來者三分有二中軍疲困其實難用今但案甲勿動以吾威聲震之若出中甸張茂之表不至者吾爲負卿矣茂尋遣使稱藩獻馬牛羊珍寶不可勝紀曜拜茂侍中都督涼南北秦梁益巴漢隴右西域雜夷匈奴諸軍事太師涼州牧封涼王加九錫 楊難敵聞陳安死大懼與弟堅頭南奔漢中趙鎮西將軍劉厚追擊之大獲而還趙主曜以大鴻臚田崧爲鎮南大將軍益州刺史鎮仇池難敵送任請降於成安北將軍李稚受難敵賂不送難敵於成都及趙兵退卽遣歸武都難敵遂據險不

明帝大崩元年

服稚自悔失計亟請討之成主雄遣稚兄侍中中領軍珍與稚出

白水征東將軍李壽及珍弟珩

珩音午

出陰平以擊難敵羣臣諫不

聽難敵遣兵拒之壽珩不得進而珍稚長驅至下辨難敵遣兵斷

其歸路四面攻之珍稚深入無繼皆爲難敵所殺死者數千人珍

蕩之長子有才望雄欲以爲嗣聞其死不食者數日 初趙主曜

長子儉次子允允美姿貌善機對年十歲長七尺五寸眉鬣如畫

漢主聰奇之謂曜曰此兒神氣非義真之比也

儉字義真當以爲嗣曜

曰藩國之嗣能守祭祀足矣不敢亂長幼之序聰曰卿之勳德當

世受專征之任非他臣之比也吾當更以一國封義真乃封儉爲

臨海王立允爲世子既長多力善射驍捷如風斬準之亂

事見九

興元

沒於黑匿郁鞠部陳安既敗允自言於郁鞠郁鞠大驚禮而

歸之充雖少離屯難流蹟殊荒而風骨俊茂爽朗卓然身長八尺

三寸髮與身齊嚙覓之悲喜顧謂羣臣曰義孫可謂歲寒而不凋

者也義光雖已爲太子然沖幼儒謹恐不堪今之多難義孫故世

子也

禮太子熙字義光胤字義孫

材器過人且涉歷艱難吾欲法周文王漢光

武以固社稷而安義光何如

周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漢光武舍長子彌而立明帝

太傅呼

延晏等皆曰陛下爲國家無窮之計豈惟臣等賴之貴宗廟四海

之慶左光祿大夫卜泰太子太保韓廣進曰陛下若以廢立爲是

不應更問羣臣若以爲疑固樂聞異同之言臣竊以爲廢太子非

也昔文王定嗣於未立之前則可也光武以母失恩而廢其子豈

足爲聖朝之法曷以東海爲嗣未必不如明帝也胤文武才略誠

高絕於世然太子孝友仁慈亦足爲承平賢主況東宮者民神所

明帝太廟元年

繫豈可輕動陛下誠欲如是臣等有死而已不敢奉詔矐默然
進曰父之於子當務存鴻鳩之仁今黜熙立臣臣何敢自安陛下
苟以臣爲頗堪驅策豈不能輔熙以承聖業乎必若以臣代熙臣
請效死於此不敢聞命因歔歔流涕矐亦以熙羊后所生不忍廢
也乃追諡前妃卜氏爲元悼皇后泰卽胤之舅也矐嘉其公忠以
爲上光祿大夫儀同三司領太子太傅封胤爲永安王拜侍中衛
大將軍都督二宮禁衛諸軍事開府儀同三司錄尙書事二宮矐
宮及熙

也命熙於胤盡家人之禮

張茂大城姑臧脩靈鈞臺

元帝太興
四年茂築

靈鈞臺以闔會諫
而止今復脩之

別駕吳紹諫曰明公所以脩城築臺者蓋懲旣

往之患耳

補甚窮懲兄
寔之禍也

愚以爲苟恩未洽於人心雖處層臺亦無

所益適足以疑羣下忠信之志失士民繫託之望示怯弱之形啟

鄰敵之謀將何以佐天子綏諸侯乎願亟罷茲役以息勞費芟曰

亡兄一旦失身於物

茂兄寔爲其下所殺事見上卷太興三年

豈無忠臣義士欲盡節

者哉顧禍生不意雖有智勇無所施耳王公設險勇夫重閉古之

道也

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左傳曰勇夫重閉而況國乎

今國家未靖不可以太平之理

責人於屯邈之世也卒爲之

王敦從子允之方總角

毛萇曰總角髮兩髦也

敦愛其聰警常以自隨敦嘗夜飲允之辭醉先臥敦與錢鳳謀

爲逆允之悉聞其言知無活理卽於臥處大吐衣面竝污詐熟眠

敦論事造半方憶允之未起相與大驚曰不得不除之及開帳見

允之臥於吐中不復疑之會其父舒拜廷尉允之求歸省父悉以

敦鳳之謀白舒舒與王導俱啟帝陰爲之備敦欲彊其宗族陵弱

帝室冬十一月徙王含爲征東將軍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王舒

爲荊州刺史監荊州沔南諸軍事王彬爲江州刺史 後趙王勒

以參軍樊坦爲章武內史

章武縣漢屬勃海郡武帝泰始元年分置章武國隋廢章武并入河間郡唐爲

州勒見其衣冠弊壞天驚曰樊參軍貧甚邪朝服何以壞惡至此

坦袿疏杜率然對曰頃爲羯賊所掠資財蕩盡是以窮弊勒笑曰

羯賊乃爾無道邪今當相償耳坦大懼叩頭泣謝勒曰孤律自防

俗士不關卿輩老書生也賜車馬衣服裝錢三百萬而濟之 是

歲越構斯叟攻成將任回

前漢西南夷傳云自瀾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從徃都最大師古曰從及徃都二

國也此斯即莫之徒解也蜀謂之叟○徒音斯

成主雄遣征南將軍費黑討之

會稽內

史周札一門五祭

札封東遷縣侯兄靖子懋清流亭侯懋弟贊武康縣侯贊弟緒都鄉侯兄玘子翽烏城縣侯凡

五宗族彊盛吳士莫與爲比王敦忌之及敦有疾錢鳳以周氏宗

彊與沈充權勢相侔欲自託於充謀滅周氏使充得專威揚士乃

說敦曰夫有國者患於靈逼自古豈難恆必由之今江東之豪莫
應周沈公萬世之後二族必不靜矣周體而多俊才宜先爲之所
敦然之周嵩以兄顛之死心常憤憤敦無子養王含子應爲嗣嵩
嘗於眾中言應不宜統兵敦惡之嵩與札兄子蕤皆爲敦從事中
郎會道士李脫以妖術惑眾士民頗信事之

行水通鑑卷九十一 明帝太廟元年

資治通鑑補卷九十一 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九十三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晉紀十三

起太甯二年盡成帝咸和二年凡四年

肅宗明皇帝下

晉太甯二年

趙劉曜光初七年後趙石勒六年成李雄玉衡十四年

春正月王敦誣周嵩周

楚與李脫謀爲不軌收嵩楚於軍中殺之遣參軍賀鸞就沈充於吳盡殺周札諸兒子進兵襲札於會稽札性貪財好色唯以業產爲務兵至之日庫中有精仗外白以配兵札猶惜不與以敵者給之故士卒莫爲之用札遂遇害故人賓吏莫敢近者唯功曹史孔

祇冒刃號哭親行殯禮送喪遺義興時人義之嵩爲人狷直果俠
每以才氣陵物其兄顛初爲吏部尙書直省內夜病危急時才協
爲尙書令營救備親好之至良久小損明旦報嵩嵩狼狽來始入
戶協下牀對之大泣說顛危迫之狀嵩手批之協爲辟易於戶側
旣前都不問病直云君在中朝與和長輿齊名那得與佞人刁協
有情逕便出及敦殺顛使人弔嵩嵩曰亡兄天下人爲天下人所
殺復何所弔故敦銜而害之初嵩母冬至舉酒賜三子曰吾本謂
渡江託足無所今爾等竝羅列吾前吾復何憂嵩起長跪而泣曰
不如阿母言伯仁爲人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敝此
非自全之道嵩性很抗亦不容於世唯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
耳至是果如其言

釋疑嵩傳云阿奴嵩弟諱小字愚意阿奴乃以長呼幼之總稱賤之之辭也未必是謙之小字

不憚周嵩之以邊屬投頤頤何廷處之孫也卓犖有才幹敦之攻以亦曰阿奴火攻固是下策邪

石頭也叔父札開門納敦廷聞之憤叱慷慨形於辭色故敦尤恨焉

天裂廣一丈長五十丈後趙將兵都尉石瞻寇下邳彭城

取東莞東海劉遐退保泗口水經注泗水自淮陽城東流逕角城北而東南流注于淮謂之泗口杜佑

日泗口在今臨淮郡宿遷縣界又使其司州刺史石生擊趙河南太守尹平於新

安斬之掠五千餘戶而歸自是二趙構隙日相攻掠河東宏農之

間民不聊生矣河東宏農二趙之界上也石生寇許潁許昌潁川同是一郡地俘獲萬計

攻郭誦於陽翟誦與戰大破之生退守康城魏收地形志屬翟縣有康城後趙

汲郡內史石聰聞生敗馳救之進攻司州刺史李矩潁川太守郭

默皆破之成主雄后任氏無子有妾子十餘人雄立其兄蕩之

子班為太子使任后母之羣臣請立諸子雄曰起兵之初舉手扞

頭本不希帝王之業也值天下喪亂羣情義舉諸君推逼遂至於

此本之基業功由先帝吾兄嫡統有奇材大攻事坐克而早世朕

常悼之

葛死見八十五卷
惠帝太安二年

且班仁孝好學必能負荷先烈太傅襲

司徒王達諫曰先王立嗣必子者所以明定分而防篡奪也宋宣

公吳餘祭足以觀矣

公羊傳曰宋宣公謂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
不若愛汝以爲社稷宗廟主則與夷不若汝

盜終爲君矣宣公死穆公立逐其二子莊公焉與左師勃而致國
乎與夷故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宜公爲之也吳子馮餘祭夷與
季子同母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爲君諷令若
進而與季子國季子猶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進爲君而
致國乎季子夷味死則強立之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
卽之季子使反而告之闔閭曰先君所以不與子民而與弟者凡
爲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歟則國宜之季子如不從先
君之命則我宜立者也僚惡得爲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
不聽

驥退而流涕曰亂自此始矣班爲人汎愛博納好學親賢師事何

點李釗又引王報董融文藝等以爲賓友時諸李子弟多尙奢靡

而班常戒厲之又以古者墾田均平貧富獲所今貴者廣占荒田
貧者種殖無地豈王者大均之義乎雄深納之 夏五月甲申張
茂疾病執世子駿手泣曰晉吾先人以孝友見稱自漢以來世執
忠順今雖天下大亂皇輿播遷汝當謹守人臣之節無或失墜吾
遭撥攘之運承先人餘德假攝此州以全性命上欲不負晉室下
欲保完百姓然吾官非王命徂由私議苟以集事豈敢榮之死之
日當以白帟入棺勿以朝服以彰吾志是日薨茂字成遜虛靖好
學不以世務嬰心又雅有志節能斷大事時愍帝使者史淑在姑
臧左長史汜禕右長史馬謨等使淑拜駿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
赦其境內趙主曜遣使贈茂太宰諡曰成烈王拜駿上大將軍涼
州牧涼王 豫章太守謝鯤卒鯤字幼興少知名通簡有高識不

脩威儀好老易能歌善鼓琴王衍嵇紹竝奇之永興中長沙王又入輔政時有疾鯢者言其將出奔又欲鞭之鯢解衣就罰會無忤容既而舍之又無善色鄰家高氏女有美色鯢嘗挑之女投梭折其兩齒時人爲之語曰任達不已幼輿折齒鯢聞之傲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歌鯢不徇功名居身於可否之間雖自處若穢而動不累高知王敦有不臣之心難以道匡乃優游寄遇不屑政事從容諷議卒歲而已嘗使至都帝時爲太子見之甚相親重問曰論者以君方庾亮自謂何如荅曰端委廟堂使百僚準則鯢不如亮一邱一壑自謂過之及敦犯順朝堂被害人皆爲鯢憂而鯢推理安常時進正言敦雖不悅然以其名高雅相賓禮後遣之之邵莅政清肅百姓愛之至是卒宜王敦疾甚矯詔拜王應爲武衛將

軍以自副以王含爲驍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錢鳳謂敦曰脫有不諱便當以後事付應邪敦曰非常之事非常人所能爲且應年少豈堪大事我死之後莫若釋兵散眾歸身朝廷保全門戶上計也退還武昌收兵自守貢獻不廢中計也及吾尙存悉眾而下萬一僥倖下計也鳳謂其黨曰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與沈充定謀俟敦死卽作亂又以宿衛尙多奏令三番休二初帝親任中書令溫嶠敦惡之請嶠爲左司馬嶠乃繆爲勤敬綜其府事時進密謀以附其欲深結錢鳳爲之聲譽每曰錢世儀精神滿腹嶠素有藻鑑之名藻所以飾衣服鑑所以別妍醜故明于知人而能褒進後生者曰藻鑑鳳甚悅深與嶠結好會丹楊尹缺晉都建康以丹楊太守爲尹宋齊梁皆因之世遠曰西漢丹楊郡則治宛陵丹楊縣則今之建康也東漢史皆作丹楊西晉移郡于建業元帝改太守爲丹楊尹地理志曰山多赤柳故名它書載漢首此郡少有管水者至唐天寶年

始以京口爲丹楊郡敦何嶠言於敦曰京尹咽喉之地公宜自爲丹楊縣皆非漢舊壤也

遷其才恐朝廷用人或不盡理敦然之問嶠誰可者嶠曰愚謂無如錢鳳鳳亦推嶠嶠爲辭之敦不聽六月表嶠爲丹楊尹且使謁伺朝廷嶠恐旣去而錢鳳於後聞止之因敦餞別嶠起行酒至鳳鳳未及飲嶠僞醉以手版擊鳳噴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真行酒而敢不飲敦以爲醉兩釋之嶠臨去與敦別涕泗橫流出閣復入者再三行後鳳謂敦曰嶠於朝廷甚密而與庾亮深交未可信也敦曰太真昨醉小加聲色何得便爾相讒嶠至建康盡以敦逆謀告帝請先爲之備又與庾亮共畫討敦之謀敦聞之大怒曰吾乃爲小物所欺與司徒導書曰太真別來幾日作如此事常募人生致之自拔其舌帝將討敦以問光祿勳應詹詹勸成之帝意遂

決爵敦將舉兵內向帝欲覘之乃乘巴滇駿馬微行至于湖陰察敦營壘而出有軍士疑帝非常人又敦正晝寢夢日環其城驚起曰此必黃須鮮卑奴來也帝母荀氏燕代人帝狀類外氏須黃敦故云然于是使五騎物色追帝帝亦馳去馬有遺糞輒以水灌之見逆旅賣食媪以七寶鞭與之曰後有騎來可以此示也俄而追者至問媪媪曰去已遠矣因以鞭示之五騎傳玩稽留遂久又見馬糞冷以爲信遠而止帝僅而獲免丁卯加司徒導大都督領揚州刺史以溫嶠都督東安北部諸軍事謂秦淮水北諸軍也與右將軍卞敦守石頭應詹爲護軍將軍都督前鋒及朱雀橋南諸軍事郗鑒行衛將軍都督從駕諸軍事庾亮領左衛將軍以吏部尚書卞壺行中軍將軍郗鑒以爲軍號無益事實固辭不受請召臨淮太守蘇

峻兗州刺史劉遐同討敦詔徵峻遐及徐州刺史王遠豫州刺史

祖約廣陵太守陶瞻等入衛京師帝屯於中堂

中堂當在宣陽門外

司徒導

聞敦疾篤帥子弟爲敦發哀眾以爲敦信死咸有奮志於是尙書

騰詔下敦府列敦罪惡曰敦輒立兒息以自承代未有宰相繼體

而不由王命者也頑凶相獎無所顧忌志騁凶醜以窺神器天不

長姦敦以隕斃鳳承凶宄彌復煽逆今遣司徒導等虎旅三萬十

道並進平西將軍達等精銳三萬水陸齊勢朕親統諸軍討鳳之

罪有能殺鳳送首封五千戶侯

考異曰晉春秋此詔在王尊爲敦發喪前故云有能斬送敦首封萬

戶侯賞亦出匹案此詔云敦以顧璜是

爾敦已死也不應復購敦首今從敦傳諸文武爲敦所授用者一

無所問無或猜嫌以取誅滅敦之將士從敦彌年違離家室朕甚

愍之其單丁在軍皆遣歸家終身不調其餘皆與假三年休訖還

稟當與宿衛同例三番

謂三番
休二也

敦見詔甚怒而尙轉篤不能自將

將舉兵向京師使記室郭璞筮之璞曰無成敦素疑璞助溫驕庾亮及聞卦凶乃問璞曰卿更筮吾壽幾何璞曰思向卦明公起事必禍不久若住武昌壽不可測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敦乃收璞斬之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也好經術博學有高才而訥於言論詞賦爲中興之冠好古文奇字妙於陰陽筭歷有郭公者客居河東精於卜筮璞從之受業郭公以青囊中書九卷與之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曠災轉禍通致無方璞門人趙載嘗竊青囊書未及讀而爲火所焚惠懷之際河東先擾璞筮之投策而歎曰嗟乎黔黎將溷於異類柔梓其躬爲龍荒乎于是潛結姻昵及交游數十家欲避地東南抵將軍趙固會固所乘良

馬死固惜之不接賓客璞至門吏不爲通璞曰吾能活馬吏驚入
白固固趨出曰君能活我馬乎璞曰得健夫二三十人皆持長竿
東行三十里有邱林社廟者便以竿打拍當得一物宜急持歸則
此馬活矣固如其言果得一物似猴持歸此物見死馬便噓吸其
鼻頃之馬起奮迅嘶鳴則不復見向物元帝初鎮建業璞爲筮之
遇咸之井璞曰東北郡縣有武名者當出鐸以著受命之符西南
郡縣有陽名者井當沸其後管陵武進縣人于田中得銅鐸五枚
歷陽縣中井沸經日乃止及元帝爲晉王又使璞筮遇豫之睽璞
曰會稽當出鍾以告成功上有勒銘應在人家井泥中得之及元
帝卽位會稽剡縣人果於井中得一鍾長七寸二分口徑四寸半
上有古文奇書十八字云會稽嶽命餘字時人莫識璞曰王者之

作必有神物合契然後可以言受命觀五鐸啟號于晉陵棧鍾告
成於會稽瑞不失類出皆以方豈不偉哉若夫鐸發其響鍾徵其
象器以數臻事以實應天人之際不可不察元帝甚重之以爲著
作佐郎頃之遷尙書郎數言便宜多所匡益帝之在東宮與溫嶠
庾亮俱有布衣之好璞亦以才學見重埒于嶠亮論者美之然性
輕易不脩威儀嗜酒好色時或過度著作郎于寶嘗誡之曰此非
適性之道也璞曰吾所受有本限用之恆恐不得盡卿乃憂酒色
之爲患乎璞素與桓彝友善彝每造之或值璞在婦閒便入璞曰
卿來他處可徑前但不可廁上相尋耳必容主有殃彝後因醉詣
璞正逢在廁掩而觀之璞裸身披髮銜刀設醜醜音綴又音拙璞
見彝大驚拊心曰吾每囑卿勿來反更如是非但禍吾卿亦不免

矣中興初璞行經越城開遇一人呼其姓名因以袴褶遺之其人
辭不受璞曰但取後當自知其人遂受而去至是果此人行刑時
年四十九 王敦使錢鳳及冠軍將軍鄧岳前將軍周撫等帥眾
向京師王含謂敦曰此乃家事吾當自行於是以含爲元帥鳳等
問曰事克之日天子云何敦曰尙未南郊何得稱天子便蓋卿兵
勢保護東海王及裴妃而已元帝以第三子冲奉東海王越後裴妃起妃也乃上疏以誅
奏臣溫嶠等爲名秋七月壬申朔王含等水陸五萬奄至江甯南
岸武帝太康二年分秣陵立臨江縣二年更名江甯南岸卽秦淮南岸也人情恟懼溫嶠移屯水北
燒朱雀桁以挫其鋒含等不得渡帝欲親將兵擊之聞嶠已絕大
怒嶠曰今宿衛寡弱徵兵未至若賊豕突危及社稷宗廟且恐不
保何愛一橋乎司徒導遺書曰近承大將軍困篤參問起居謂之參承謂候

安否謂之謂或云已有不諱尋知錢鳳大嚴欲肆姦逆謂兄當抑

制不遲還藩武昌今乃與犬羊俱下兄之此舉謂可得如大將軍

昔年之事乎昔者佞臣亂朝謂刁協人懷不肖如導之徒心思外

濟言思投外今則不然大將軍來屯于湖漸失人心君子危怖百

姓勞弊臨終之日委重安期安期斷乳幾日又於時望便可襲宰

相之迹邪王應字安期自開關以來頗有宰相以孺子爲之者乎諸有

耳者皆知將爲禪代非人臣之事也先帝中興遺愛在民聖主聰

明德洽朝野兄乃欲妄萌逆節凡在人臣誰不憤歎導門小大受

國厚恩今日之事明目張膽爲六軍之首甯爲忠臣而死不爲無

賴而生矣含不荅或以爲王含錢鳳竭力百倍施城小而不固苑

蓋孫氏都秣陵所築言置建康于秣宜及軍勢未成大駕自出拒

慶水北南渡建鄴依苑城以爲守

明帝太清二年

戰郗鑒曰羣逆縱逸勢不可當可以謀屈難以力競且舍等號令不一抄盜相尋吏民懲往年暴掠皆人自爲守棄逆順之勢何憂不克且賊無經略遠圖惟恃豕突一戰曠日持久必啟義士之心令智力得展今以此弱力敵彼彊寇決勝負於一朝定成敗於呼吸萬一蹉跌雖有申胥之徒義存投袂左傳吳人入郢楚大夫申包胥赴秦求救卒以存楚傳曰楚了闕何補於旣往哉帝乃止帝帥諸軍出屯南皇堂癸酉夜募壯士遣將軍段秀中車司馬曹渾等帥甲卒千人渡水掩其未備平旦戰于越城越城在秦淮南大破之斬其前鋒將何康秀匹礪之弟也敦聞舍敗大怒曰我兄老婢耳門戶衰世事去矣願謂參軍呂寶曰我當力行因作勢而起困乏復以乃謂其舅少府羊鑒及王應曰我死應使卽位先立朝廷百官然後營葬事致初病夢白

犬自天而下齧之至是又見才協棄輅車導從瞋目令左右執之
遂死應祕不發喪裹尸以席蠟塗其外埋於廳事中與諸葛瑤等
日夜縱酒淫樂帝使吳興沈楨說沈充許以爲司空充曰三司具
瞻之重豈吾所任幣厚言甘古人所畏也且丈夫共事終始當同
豈可中道改易人誰容我乎遂舉兵趣建康時宗正卿虞潭以疾
歸會稽聞之遽于餘姚招合宗人及郡中大姓共起義軍眾以萬
數進赴國難至上虞帝以潭領會稽內史潭既受命義眾雲集時
有野鷹飛集屋梁眾咸懼潭曰起大義而剛鷲之鳥來集破賊必
矣遂直前渡江而進前安東將軍劉超宣城內史鍾雅皆起兵以
討充義興人周蹇殺王敦所署大守劉芳平西將軍祖約逐敦所
署淮南大守任台沈充帥眾萬餘人與王含軍合司馬顧颺說充

曰今舉大事而天子已扼其咽喉鋒摧氣沮相持日久必致禍敗

今若決破柵塘因湖水以灌京邑

此卽元武湖水也在建康城北今在上元縣北十里

築水

勢縱舟師以攻之此上策也藉初至之銳并東西軍之力

東軍謂沈光軍

西軍謂王含

錢鳳等軍也十道俱進眾寡過倍理必摧陷中策也若欲轉禍爲

福召錢鳳計事因斬之以降下策也充皆不能用颺逃歸於吳丁

亥劉暹蘇峻等帥精卒萬人至帝夜見勞之賜將士各有差沈充

錢鳳欲因北軍初到疲困擊之乙未夜充鳳從竹格渚渡淮

秦淮在今

建康上元縣南三里秦始皇時築氣者言金陵有天子氣使鑿山爲道以斷地脈故曰秦淮

護軍將軍應詹建

威將軍趙盾等拒戰不利充鳳至宣陽門

晉都建康自護諸門皆用洛城門名

宣陽門在城南面

拔柵將戰劉暹蘇峻自南塘橫擊大破之

晉都建康自江口沿淮築

堤南塘秦淮之南塘岸也

赴水死者三千人暹又破沈充于青溪

青溪水發源於龜山接于

秦淮吳孫權鑿城北
壑以洩元武湖水

尋陽太守周光聞敦舉兵帥千餘人來赴既

至求見敦王應辭以疾光退曰今我遠來而不得見公其死乎遽
見其兄撫曰王公已死兄何爲與錢鳳作賊眾皆愕然丙申王含
等燒營夜遁丁酉帝還宮大赦惟敦黨不原命庾亮督蘇峻等追
沈充于吳興溫嶠督劉遐等追王含錢鳳于江甯分命諸將追其
黨與劉遐軍人頗縱虜掠嶠責之曰天道助順故王含劉絕豈可
因亂爲亂也遐惶恐拜謝王含欲奔荊州王應曰不如江州舍曰
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而欲歸之應曰此乃所以宜歸也江州
當人彊盛時能立同異此非常人所及今覩困厄必有愍惻之心
荊州守文豈能意外行事耶舍不從遂奔荊州王舒遣軍迎之沈
含父子於江王彬聞應當來密具舟以待之不至深以爲恨錢鳳

走至闔廬洲

闔廬洲在江中賀循曰江中劇地惟
有闔廬一處地勢險奧亡逃所聚

周光斬之詣闕

自贖沈充走失道誤入故將吳儒家儒誘充內軍壁中因笑謂充

曰三千戶侯矣

時臺格募斬殺鳳者封五千
戶侯斬沈充者封三千戶侯

充曰爾以義存我我

家必厚報汝若以利殺我我死汝族滅矣儒遂殺之傳首建康敦

黨悉平充子勁當坐誅鄉人錢舉匿之得免其後勁竟滅吳氏有

司發王敦瘞出口焚其衣冠踰而斬之與沈充首同懸於南桁

南桁

卽小

雀桁卽小密言於帝曰前朝誅楊駿等皆先極官刑後聽私殞臣以

爲王誅加於上私義行于下宜聽敦家收葬於義爲宏帝許之司

徒導等皆以討敦功受封賞周撫與鄧岳俱亡周光欲資給其兄

而取岳撫怒曰我與伯山同亡

鄧岳字伯山

何不先斬我會岳至撫出

門遙謂之曰何不速去今骨肉尚欲相危況他人乎岳迴舟而走

與撫共入西陽蠻中明年詔原敦黨撫岳出首得免死禁錮故吳
內史張茂妻陸氏傾家產帥茂部曲爲先登以討沈充報其夫仇
充敗陸氏詣闕上書爲茂謝不克之責詔贈茂太僕有司奏王彬
等敦之親族皆當除名詔曰司徒導以大義滅親猶將百世宥之
況彬等皆公之近親乎悉無所問有詔王敦綱紀除名參佐禁錮
溫嶠上疏曰王敦剛愎不仁忍行殺戮朝廷所不能制骨肉所不
能諫處其朝者恆懼危亡故人士結舌道路以目誠賢人君子道
窮數盡遵養時晦之辰也原其私心豈遑晏處如陸玩劉楨郭璞
之徒常與臣言備知之矣心其贊導凶悖自當正以典刑如其枉
陷姦黨謂宜施之寬貸臣以玩等之誠聞於聖聽當受同賊之責
苟默而不言實負其心惟陛下仁聖裁之郁鑒以爲先王立君臣

之教貴於伏節死義王敦佐吏雖多逼迫然進不能止其逆謀退不能脫身遠遁準之前訓宜加義責帝卒從嶠議敦基之子也眉目疏朗性簡脫少有奇人之目尙武帝女襄城公主如廁見漆箱盛乾棗本以寒鼻敦謂廁上亦下果食遂至盡既還婢擊金澡盤盛水琉璃盃盛澡豆因倒著水中而飲之謂是乾飯羣婢莫不掩口而笑時王愷石崇以豪侈相尙愷嘗置酒敦與導俱在坐有女伎吹笛小失聲韻愷便毆殺之一半失色敦神色自若他日又造愷愷使美人行酒以客飲不盡輒殺之酒至敦導所敦故不肯持美人戰懼喪魄而敦傲然不視導素不能飲恐行酒者得罪遂勉彊盡觴導還歎曰處仲若當世心懷剛忍非令終也洗馬潘滔見而目之曰處仲蠶目已露但豺聲未振若不噬人亦當爲人所噬

武帝嘗召時賢共言技藝人人皆有所說惟敦都無所關意氣殊惡自言知擊鼓因振爽揚柝音節諧韻神氣自得宛若無人舉坐歎其雄爽石崇以奢豪矜物廁上常有十餘婢侍列皆有容色置甲煎粉沈香汁有如廁者皆易新衣而出客多羞脫衣而敦脫故著新意色無怍羣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又嘗荒恣于色體爲之敝左右諫之敦曰吾乃不覺爾如此者甚易耳乃開後閤驅諸婢妾數十人於路任其所之時人歎異焉其未得志時務自矯厲雅尚清談口不言財色旣而立功江左專任閫外手控疆兵羣從貴顯威權莫二遂欲專制朝廷有問鼎之心及元帝用劉隗刁協以分其權遂構嫌隙每酒後輒詠魏武帝樂府歌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未已以如意打唾壺爲節壺口盡缺後竟

以逆節終焉 冬十月以司徒導爲太保領司徒加殊禮西陽王
兼領太尉應詹爲江州刺史劉遐爲徐州刺史代王遠鎮淮陰蘇
峻爲歷陽內史加庾亮護軍將軍溫嶠前將軍導固辭不受應詹
臨行上疏曰去濟時務在乎官人今南北錯雜屬託者無係負之
累而輕舉所知此博采所以未精職理所以多闕今凡有所用宜
隨其能否而與舉上同乎褒貶則人有謹舉之恭官無廢職之吝
昔冀缺有功胥臣蒙先茅之賞子玉敗軍子文受薦賈之責古既
有之今亦宜然漢朝使刺史行部乘傳奏事猶恐不足以辨彰幽
明宏寬政道故復有繡衣直指今之艱弊過於往昔宜分遣黃散
若中書郎等循行天下觀採得失舉善彈違斷截苟且則人不敢
爲非矣漢宣帝時二千石有居職脩明者則入爲公卿其不稱職

免官者皆還爲平民懲勸必行故歷世長久中間以來遷不足競
免不足懼或有進而失意退而得分莅官雖美當以素論降替在
職實劣直以舊望登敘校游談爲多少不以實事爲先後以此責
成臣未見其兆也今宜峻左降舊制可二千石免官三年乃得敘
用長史六年戶口折半道里倍之戶口折半道里倍之者言降職
再起之人郡必小而路必遠也
此法必明使天下知官難得而易失必人慎其職朝無惰官矣時
王敦新至江州吏民未安詹至撫而懷之莫不悅服 十二月涼

州將辛晏據枹罕不服

枹罕縣前漢屬金城郡後漢屬西郡晉
自張軌填河西表分西平界置晉與郡他

年縣

張駿將討之從事劉慶諫曰霸王之師必須天時人事相得

然後乃起辛晏凶狂安忍其亡可必柰何以饑年大舉盛寒攻城
乎駿乃止駿遣參軍王騰聘於趙趙主曜謂之曰貴州款誠和好

卿能保之乎隲曰不能侍中徐邈曰君來結好而云不能保何也

隲曰齊桓貫澤之盟憂心兢兢諸侯不召自至葵邱之會振而於

之叛者九國

公羊傳僖三年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澤江人黃人者何遠國之辭也遠國至矣則中國獨爲獨言

齊宋至爾大國言齊宋小國言江黃則其餘爲莫敢不至也九年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邱桓之盟不日此何以口危之也何危臨貫澤之會桓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山人黃人也葵邱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震之者何邈曰振振然矜之者何邈曰莫若趙國之化常如今日可也若政教陵遲尙未能察邇者之變我也

況鄙州乎曜曰此涼州之君子也擇使可謂得人矣厚禮而遣之

時趙有鳳皇將五子翔于故未央殿五日悲鳴不食皆死是

歲代王賀僭始親國政以諸部多未服乃築城於東水根山

河西有木

根山在五原郡東北此木根山在河東故曰東水根山

徙居之

驃騎將軍臨湘侯紀瞻卒

瞻字思遠丹楊秣陵人也少以方直知名舉秀才以討陳敏功封

臨湘縣侯元帝踐位拜侍中轉尚書上疏諫諍多所匡益元帝甚嘉其忠烈會久疾不堪朝請遂上疏辭職及帝卽位轉領軍將軍當時服其嚴毅雖恆疾病六軍敬憚之王敦之逆帝使謂瞻曰卿雖病但爲朕臥護六軍所益多矣乃賜布千匹瞻不以歸家分賞將士賊平復自表還家帝拜爲驃騎將軍使就其家爲府未幾而卒年七十二瞻性靜默少交遊好讀書或手自鈔寫凡所著述詩賦牋表數十篇兼解音樂殆盡其妙厚自奉養立宅於烏衣巷館宇崇麗園池竹木有足賞焉慎行愛士老而彌篤尚書閔鴻太常辭兼廣川太守褚沈給事中章遼歷陽太守武嘏竝與瞻無交仰其高義臨終皆託以後事瞻悉營護其家爲起居宅同於骨肉焉少與陸機兄弟親善及機雲被害瞻周卹其家周至及嫁機女資

送同于所生

乙太常三年趙劉曜光初八年後趙石勒七年成李雄玉衡十五年春二月戊辰復三族刑

惟不及婦人

張駿承元帝凶問大臨三日會黃龍見嘉泉據駿傳嘉

泉在武城指次野攝次前漢作攝次汜禕等請改元以章休祥駿不許辛晏以袍罕

降駿復收河南之地 贈故譙王丞甘卓戴淵周顛虞望郭璞王

澄等官周札故吏爲札訟冤尙書卞壹議以爲札守石頭開門延

寇不當贈諡司徒導以爲往年之事敦姦逆未彰自臣等有識以

上皆所未悟與札無異旣悟其姦札便以身許國尋取泉夷臣謂

宜與周戴同例郗鑿以爲周戴死節周札延寇事異賞均何以勸

沮如司徒議謂往年有識以上皆與札無異則譙王周載皆應受

賈何贈諡之有今三臣旣褒則札宜受貶明矣導曰札與譙王周

載雖所見有異同皆人臣之節也鑒曰敦之逆謀履霜日久

易曰履霜

至緣札開門令王師不振若敦前者之舉義同桓文則先帝可

為幽厲邪然卒用導讓贈札衛尉後趙王勒加宇文乞得歸官

爵使之擊慕容廆遣世子就索頭段國共擊之

索頭即拓跋氏以遼東

相裴疑為右翼慕容仁為左翼乞得歸據澮水以拒就

澮水即澮洛水也

遣兄子悉拔雄拒仁仁擊悉拔雄斬之乘勝與就攻乞得歸大破

之乞得歸棄軍走就仁進入其國城使輕兵追乞得歸過其國三

百餘里而還盡獲其國重器畜產以百萬計民之降附者數萬

三月段末柸卒弟牙立戊辰立皇子衍為太子大赦趙主曜

立皇后劉氏北羌王益句除附於趙後趙將石佗自鴈門出上

郡襲之俘三千餘落獲牛馬羊百餘萬而歸趙主曜遣中山王岳

追之曜屯於富平爲岳警援兵與石佗戰於河濱斬之

富平縣屬北地郡河

隋大河之濱也水經河水過富平縣西唐勝州河濱縣屬榆林縣地杜佑曰富平本漢舊縣後漢移富平縣於今彭原郡界富平故城是也案靈州乃漢富平縣地今京兆富平縣西南有漢懷德故城此富平蓋漢懷德縣地

後趙兵死者六千

餘人岳悉收所虜而還

楊難敵襲仇池克之執趙將田崧立之

於前左右令崧拜崧瞋目叱之曰氏狗安有天子牧伯而向賊拜

乎難敵字謂之曰子岱

田崧字子岱趙使崧鎮仇池見上卷太清元年

吾當與子共定大

業子忠於劉氏豈不能忠於我乎崧厲色大言曰賊氏汝木奴才

何謂大業我甯爲趙鬼不爲汝臣願排一人奪其劍前刺難敵不

中難敵殺之

都尉魯潛以許昌叛降于後趙

夏四月後趙將

石瞻攻兗州刺史檀斌于鄒山殺之

後趙西夷中郎將王騰襲

殺其并州刺史崔琨及上黨內史王脊據并州降趙

到琨鎮并州愍帝建興四

年爲石勒所破置并州刺史治上黨王存章武人初起
兵擾動渤海河朔諸郡後歸于勒使守上黨有古慎字 五月以

陶侃爲征西大將軍都督荆湘雍梁四州諸軍事荊州刺史荊州

士女相慶侃性聰敏恭勤終日斂膝危坐間外事多千緒萬端罔

有遺漏遠近書疏莫不手荅筆翰如流未嘗壅滯引接疏遠門無

停客常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眾人當惜分陰豈可但

逸遊荒醉生無益于時死無聞于後是自棄也諸參佐或以談戲

廢事者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悉投之於江將吏則加鞭扑曰樗

蒲者牧豬奴戲耳晉人多好樗蒲以五木爲之其老莊浮華非先

王之法言不益實用君子當正其威儀何有蓬頭跣足自謂宏達

邪有奉饋者必問其所由若力作所致雖微必喜慰賜參倍參猶

若非理得之則切厲訶辱還其所饋嘗出遊見人持一把未熟稻

侃問用此何爲人云行道所見聊取之耳侃大怒曰汝旣不佃而
戲賊人稻執而鞭之是以百姓勤於農作家給人足嘗造船其木
屑竹頭侃皆令籍而掌之人感不解所以後正會積雪始晴聽事
前餘雪猶溼乃以木屑布地及桓溫伐蜀又以侃所貯竹頭作丁
裝船其綜理微密皆此類也 後趙將石生屯洛陽寇掠河南司
州刺史李矩潁川太守郭默軍數敗又乏食乃遣使附於趙趙主
矚使中山王岳將兵萬五千人趣孟津鎮東將軍呼延謨帥荆司
之眾自嶧澗而東時荆州仍屬晉司州之地多入後趙劉曜得其民處之關中者使發帥而東耳欲會矩
默其攻石生岳克孟津石梁二戍此孟津戍蓋在河陽石梁戍在洛北斬獲五千
餘級進圍石生于金墉後趙中山公虎帥步騎四萬入自成皋關
與岳戰于洛西岳兵敗中流矢退係石梁虎作塹柵環圍之遏絕

內外岳眾飢甚殺馬食之虎又擊呼延謨斬之曜自將兵救岳虎

帥騎三萬逆戰趙前軍將軍劉黑驍虎將石聰於八特阪

水經注謂水出

河南新安縣東南東北流逕函谷東阪東謂之八特阪

大破之曜屯於金谷

水經注金谷水出太白原東南

流歷金谷又東南流解

夜軍中無故大驚士卒奔潰乃退屯澗池

夜又驚潰遂歸長安六月虎拔石梁禽岳及其將佐八十餘人氏

羌三千餘人皆送虜國阮其士卒九千人遂攻王騰於并州執騰

殺之阮其士卒七千餘人曜還長安素服郊次哭七日乃入城因

憤恚成疾郭默復爲石聰所敗棄妻子南奔建康李矩將士陰謀

叛降後趙矩不能討亦帥眾南歸眾皆道亡惟郭誦等百餘人隨

之卒於魯陽矩長史崔宣帥其餘眾二千降于後趙於是司豫徐

兗之地率皆入於後趙以淮爲境矣

趙主曜以永安王盾爲大

司馬大單于徙封南陽王。置單于臺於涇城。其左右賢王以下皆以胡羯解卑氏羌豪桀爲之。天旱自正月不雨。至於是月。秋七月辛未。以尙書令郁鑒爲車騎將軍都督徐兗青三州諸軍事。兗州刺史鎮廣陵。閏月。以尙書左僕射荀崧爲光祿大夫錄尙書事。尙書鄧攸爲左僕射。攸字伯道。七歲喪父。尋喪母及祖母。居喪九年。以孝致稱。清和平簡。貞正寡欲。永嘉末。沒於石勒。勒甚敬之。勒夜禁火犯之者死。有胡夜失火燒車吏。索問胡。乃誣攸。攸不辯。而冒認焉。勒赦而不誅。旣而胡人深感自縛。詣勒以明攸。而私遣攸驢馬無何。逃歸江南。步擔其兒及弟子。緩度不能兩全。乃謂其妻曰。吾弟早亡。惟有一息。理不可絕。止應自棄吾兒耳。幸而得存。我後或富有子。妻泣而從之。乃棄其子。朝棄而暮及攸。乃繫其

子于樹而去既至元帝以爲吳郡守攸載米之郡不受俸祿惟飲吳水而已時吳中大饑攸表賑貸未報輒開倉救之爲臺所劾詔特原之久之辭疾去郡百姓數千人牽留攸船攸乃小停夜中發去吳人歌之曰統如打五鼓鷄鳴天欲曙鄧侯挽不留謝令推不去轉吏部尚書蔬食敝衣周急振乏性謙和善與人交實無貴賤待之若一攸棄子之後妻不復孕時人哀之爲之語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

更臣曰鄧攸棄子存姪以義斷恩若力所不能自可割情忍痛何至豫加徽纆絕其奔走者乎斯豈慈父仁人之用心也卒以絕嗣宜哉勿謂天道無知此乃有知矣

右衛將軍虞胤元敬皇后之弟也

元帝爲琅琊王虞胤爲妃卽位追謚敬皇后

與左衛將

軍南頓土宗

宗汝南王亮之子也

俱爲帝所親任典禁兵直殿內多聚勇士

以爲羽翼王導庾亮皆忌之頗以爲言帝待之愈厚官門管鑰皆以委之帝腹疾亮夜有所表從宗求鑰宗不與叱亮使曰此汝家門戶邪亮益忿之及帝疾篤不欲見人羣臣無得進者亮疑宗將及宗兄西陽王業有異謀排闥入升御牀見帝流涕言業與宗等謀廢大臣自求輔政請黜之帝不納壬午帝引太宰業司徒導尙書令卞壹車騎將軍郗鑿護軍將軍庾亮領軍將軍陸驥丹楊尹溫嶠竝受遺詔輔太子更入殿將兵直宿復拜壹右將軍亮中書令陸欽尙書事丁亥降遺詔戊子帝崩

年二十七

帝聰明有機斷无精

物理于時兵凶歲饑死疫過半虛敝旣甚事極艱虞屬王敦挾震主之威將移神器帝嶠屢遵養以弱制彊潛謀獨斷廓清大殺改

授荆湘等四州以分上流之勢撥亂反正疆本弱枝雖享國日淺而規模宏遠矣己丑太子卽皇帝位生五年矣羣臣進璽司徒導以疾不至下壺正色於朝曰王公豈社稷之臣耶大行在殯嗣皇未立甯是人臣辭疾之時也導聞之輿疾而至大赦增文武位二等尊庾后爲皇太后羣臣以帝幼冲奏請太后依漢和熹皇后故事太后辭讓數四乃從之 九月癸卯太后臨朝稱制以司徒導錄尚書事與中書令庾亮尚書令卞壺參輔朝政然事之大要皆決於亮加郗鑿車騎大將軍陸晔左光祿大夫皆開府儀同三司以南頓王宗爲驃騎將軍庾胤爲大宗正尚書召樂廣之子謨爲郡中正

樂廣南陽人蓋召謨爲本郡中正

庾珉族人怡爲廷尉評

漢置廷尉評晉曰廷尉評

怡各稱父命不就卞壺奏曰人非無父而生職非無事而立有父

必有命居職必有悔有家各私其子則爲王者無民君臣之道廢矣樂廣庾珉受寵聖世身非己有況及後嗣而可專哉所居之職若順夫羣心則職成者之父母皆當命子以不處也諛怡不得已各就職 辛丑葬明帝于武平陵 寔月趙武功豕生犬上邽馬生牛 冬十一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慕容廆與段氏方睦爲段牙謀使之徙都牙從之卽去令支國人不樂段疾陸眷之孫遼欲奪其位以徙都爲牙罪十二月帥國人攻牙殺之自立段氏自務勿塵以來日益強盛其地西接漁陽東界遼水所統胡晉二萬餘戶控弦四五萬騎 荊州刺史陶侃以甯州刺史王堅不能禦寇是歲表零陵太守南陽尹奉爲甯州刺史以代之先是王遜在甯州蠻酋梁水太守爨量益州太守李邊

沈約曰梁水太守晉成帝分興古郡立蓋先以授蠻

曾殺曩量之後始用王官也益州郡後漢置蜀更名建寧郡惠帝
太安二年分建寧以西七縣別立益州郡宣帝永嘉二年更名晉
甯郡此後有益州太守蓋亦以爲
位號投蠻酋也○邊首楊他歷反皆叛附於成遂討之不能克奉
至州軍募徼外夷刺爨暹殺之諭降李湯州境遂安 代王賀儼
卒弟紇那立

顯宗成皇帝上之上

諱衍字世根明帝長子也諡法安民立
政曰成 在位十七年改元二威和九

威康
入

威和元年

趙劉曜光初九年後趙石勒
八年成李雄玉衡十六年

春二月大赦改元 趙

以汝南王咸爲大尉錄尚書事光祿大夫劉綏爲大司徒卜泰爲
大司空劉后疾病趙主曜問所欲言劉氏泣曰妾幼鞠於叔父祖
願陛下貴之叔父體之女芳有德色願以備後宮言終而卒曜以
昶爲侍中大司徒錄尚書事立芳爲皇后芳年十三長七尺八寸

垂手過膝髮與身齊及立爲后姿德才色適于別宮尋又以昶爲太保 三月後趙王勒夜微行檢察諸營衛齋金帛以賂門者求出永昌門門候王假欲收捕之從者至乃止旦召假以爲振忠都尉爵關內侯勒召記室參軍徐光光醉不至黜爲牙門光侍直有愠色勒怒并其妻子囚之光好學有文才雖在獄中註解經史十餘萬言 夏四月後趙將石生寇汝南執內史禰濟 六月癸亥泉陵公劉遐卒遐性果毅便弓馬開豁勇壯值天下大亂遐爲塢主每擊賊率壯士陷堅摧鋒冀方比之關張鄉人冀州刺史邵續深器之以女妻焉以平王含功封泉陵公癸酉以車騎大將軍都督領徐州刺史征虜將軍郭默爲北中郎將監淮北諸軍事領遐部曲遐子敬尚幼遐妹夫田防及故將史送等不樂他屬其以肇

襲遐故位而叛臨淮太守劉矯掩襲遐營斬防等遐妻邵續女也
驍果有父風遐嘗爲後趙所圍妻單將數騎拔遐出於萬畝之中
及田防等欲作亂遐妻止之不從乃密起火燒甲仗都盡故防等
卒敗詔以肇襲遐爵 司徒導稱疾不朝而私送郗鑒卞壺奏導
虧法從私無大臣之節請免官雖事寢不行舉朝憚之壺儉素廉
潔裁斷切直當官執實然性不宏裕不可苟同時好故爲諸名士
所少阮孚謂之曰卿常無閑黍如含瓦石不亦勞乎壺曰諸君子
以道德恢宏風流相尚執鄙吝者非壺而誰時貴游子弟多慕王
澄謝鯤爲放達壺厲色於朝曰悖禮傷教罪莫大焉中朝傾覆實
由於此欲奏推之王導庾亮不聽乃止 咸人討越禱斯叟破之

討斯叟事始上卷
明帝太興元年

秋七月癸丑觀陽烈侯應詹卒詹字思遠汝

南南頓人魏侍中璩之孫也。璩幼孤，爲祖母所養。年十餘歲，祖母又終，居喪毀頓，杖而後起。遂以孝聞。家富，子財年，又稚弱，乃請族人共居，委以資產。情若至親。世以此異焉。弱冠，知名。性質素宏雅，物雖犯而不校。以學藝文章稱。司徒何劭見之，曰：「君子哉！若人！」鎮南大將軍劉宏詹之祖舅也。請爲長史，謂之曰：「君器識宏深，後當代老子於荆南矣。」乃委以軍政宏之著績。淮南詹亦與有力焉。遷南平太守，兼督天門、武陵二郡軍事。時政令不一，諸蠻怨望。詹召蠻酋破銅券，與盟。諸蠻由是懷詹，數郡無虞。其後天下大亂，詹境獨全。百姓歌之，尋與陶侃破杜弢于長沙。賊中金寶溢目，詹一無所取，惟收圖書而已。至是病篤，與陶侃書曰：「每憶密計自河入湘，頭顱繼繼，齊好斷金子。南我東忽然一紀，其間事故何所不有。足

下建功嶠南旋鎮舊楚吾承乏幸會來忝此州圖與足下進其竭
節本朝報恩幼主退以申尋平生纏絲舊好豈悟時不我與長卽
幽冥永言莫從能不愧悵今神州未夷四方多難足下年德竝隆
功名俱盛宜務建洪範雖休勿休至公至平至謙至順卽自天祐
之吉無不利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足下察吾此誠 初王導輔政

以寬和得眾及庾亮用事任法裁物頗失人心豫州刺史祖約自
以名輩不後鄒卞

名爲一時所稱輩以年齒爲等

而不豫顧命又望開府復不得

及諸表請多不見許遂懷怨望及遣詔褒進大臣又不及約與陶
侃二人皆疑庾亮刪之歷陽內史蘇峻有功於國威望漸著有銳
卒萬人器械甚精朝廷以江外寄之而峻頗懷驕溢有輕朝廷之
志招納亡命眾力日多皆仰食縣官運漕相屬稍不如意輒肆忿

言亮既疑峻約又畏侃之得眾八月以丹楊尹溫嶠爲都督江州
諸軍事江州刺史鍾武昌尚書僕射王舒爲會稽內史以廣聲援
又脩石頭以備之丹楊尹阮孚以太后臨朝政出甥族謂所親曰
今江東創業尙淺主幼時艱庾亮年少德信未孚以吾觀之亂將
作矣遂求出爲廣州刺史孚咸之子其母卽胡婢也元帝渡江以
爲安東參軍蓬髮飲酒不以世務嬰心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常
以金貂換酒爲有司所彈元帝宥而不問明帝卽位遷侍中從征
王敦賜爵南安縣侯及帝疾大漸溫嶠入受顧命過孚要與同行
升車乃告之曰主上遂大漸江左危弱實資羣賢共康世務卿時
望所歸今欲屈卿同受顧託孚不荅因求下車嶠不許垂至臺門
告嶠內迫求暫下便徒步還家初祖約性好財孚性好居同是累

而未判其得失有詣約者見約正料財物客至屏當不盡餘兩小
籠以著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阮正自蠟屐因歎曰
未知一生當著幾屐屐神色開暢于是勝負始分 冬十月弑母
弟岳爲吳王 南頓王宗自以失職怨望又素與蘇峻善庾亮欲
誅之宗亦欲廢執政御史中丞鍾雅劾宗謀反亮使右衛將軍趙
胤收之宗以兵拒戰爲胤所殺貶其族爲馬氏三子綽超演皆廢
爲庶人免太宰西陽王業降封弋陽縣王 大宗正虞胤左遷桂陽
太守宗宗室近屬業先帝師傅業宗兄弟也宗言近屬業
言係傳宗殺族業故官也亮一旦
剪黜由是愈失遠近之心宗黨下閩亡奔蘇峻亮符峻送闞峻係
歷不與宗之死也帝不之知久之帝問亮曰當日白頭公何在亮
對以謀反伏誅帝泣曰舅言人作賊便殺之人言舅作賊當如何

亮懼變色

遣將黃秀等寇鄴

鄴縣漢屬前陽郡及晉分爲順陽郡治所

順陽太守魏

該帥眾奔襄陽

後趙王勒用程遐之謀營鄴官使世子宏鎮鄴

配禁兵萬人車騎所統五十四營悉配之以驍騎將軍領門臣祭

酒王陽專統六夷以捕之中山公虎自以功多無去鄴之意及修

三臺遷其家室虎由是怨程遐十一月後趙石聰攻壽春祖約

屢表請救朝廷不爲出兵聰還寇遂道阜陵

二縣皆屬淮南郡春秋公會吳于臺皋杜

預云淮南遂道縣到响日唐廬州恒縣漢遂道縣地

殺掠五千餘人建康大震詔加司徒導

大司馬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以禦之軍于江甯蘇峻遣其將

韓晃擊石聰走之導解大司馬朝議又欲作涂塘以遏胡寇祖約

曰是棄我也益懷憤恚

作涂塘則壽春在涂塘之外

天旱自六月不雨至於

是月

十二月濟岷太守劉闔等殺下邳內史夏侯嘉以下邳叛

降于後趙 後趙石瞻攻河南太守王震于邠拔之

到晉鄴山記曰邠城在晉

限鄴縣鄴山之南去山二里左傳文十三年邠遷于繆即此城也

彭城內史劉續復據蘭陵石城

魏收地形志蘭

陵縣有石城山石瞻攻拔之

後趙王勒以耳門將王波爲記室

參軍典定九流始立秀孝試經之制

張駿畏趙人之逼是歲徙

隴西南安民二千餘家于姑臧又遣使修好於成以書勸成主雄

去尊號稱藩于晉雄復書曰吾過爲士大夫所推然本無心於帝

王也思爲晉室元功之臣掃除氛埃而晉室陵遲德聲不振引領

東望有年月矣會獲來覲情在闕至

補註晉書載記及十六國春秋俱作情在闕室然尋味其

義不如聞至爲長言忠義之情不求人知但默默自謙耳

有何己己自是聘使相繼

郭文者

文字

河內軹人也少愛山水尙嘉遯年十三每遊山林彌旬忘反

父母終服畢不娶辭家遊名山歷華陰之崖以觀石室之石函洛

陽陷乃步擔入吳興餘杭大辟山中窮谷無人之地倚木於樹苦
覆其上而居焉亦無壁障時猛獸爲暴入室害人而文獨宿十餘
年卒無患害恆著鹿裘葛巾不飲酒食肉區種菽麥採竹葉木實
糞鹽以自供人或酬下價者亦卽與之後人識文不復賤酬食有
餘穀輒恤窮賤人有致遺取其麤者示不逆而已有猛獸殺大鹿
鹿于菴側文以語人人取賣之分錢與文文曰我若須此自當賣
之所以相語正以不須故也聞者皆嗟歎之嘗有猛獸忽張口向
文文視其口中有橫骨乃以手探去之猛獸明旦致一鹿于其室
前獵者時往寄宿文夜爲擔水而無倦色餘杭令顧颺與葛洪共
造之彊輩與俱歸而終不冝留王導聞其名遣人迎之文不冝就
船車荷擔徒行而至導置之西園園中果木成林又有鳥獸麋鹿

因以居文焉。子是朝士咸共觀之。文頽然踣踞旁若無人。溫嶠嘗問文曰：人皆有六親相娛，先生棄之何樂？文曰：本行學道，不謂遭世亂欲歸無路，是以來也。又問曰：飢而思食，壯而思室，自然之情。先生安獨無情乎？文曰：思由體生，不憶故無情。又問曰：先生獨處深山，若疾病遭命，則爲烏鳥所食，顧不酷乎？文曰：藏埋者亦爲螻蟻所食，復何異乎？又問曰：猛獸害人人之所畏，而先生獨不畏？那文曰：人無害獸之心，則獸亦不害人。導嘗集賓客，奏絲竹，試使呼之，文瞪眸不轉于時，坐者咸有鉤深味遠之言。文常稱不達來語，天機鏗宏，莫有闕其門者。居導園七年，未嘗出入，一旦忽求還山，導不聽，遂逃歸。臨安結廬舍于山中，臨安令萬寵迎致縣中，不復言語，但舉手指臆以宣其意。

咸和二年

趙劉曜光初十年後趙石勒九年成李雄玉衡十七年

春正月朱提太守楊術

與成將羅恆戰於臺登兵敗術死

三月益州地震

夏四月己

未豫章地震

五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趙武衛將軍劉朗帥騎

三萬襲楊難敵于仇池弗克掠三千餘戶而歸

張駿聞趙兵爲

後趙所敗乃去趙官爵復稱晉大將軍涼州牧遣武威太守寶濟

金城太守張閭武興太守辛巖揚烈將軍朱輯等帥眾敗蕩會韓

璞攻掠趙秦州諸郡趙南陽王盾將兵擊之屯狄道袍罕護軍辛

晏告急秋七月駿使韓璞辛巖救之璞進度沃干嶺

沃干嶺在晉興郡大夏縣

東南流

水西北巖欲速戰璞曰夏末以來日星數有變不可輕動且曜與

石勒相攻盾必不能久與我相守也與盾夾洮相持七十餘日

水經

注洮水過狄道城西

冬十月璞遣辛巖督運于金城盾聞之曰韓璞之眾十

倍於吾吾糧不多難以持久今虜分兵運糧天授我也若敗辛巖

璞等自潰乃帥騎三千襲虜于沃干嶺敗之遂前逼璞營璞眾大

潰屑乘勝追奔濟河攻拔令居

令居縣漢屬金城郡張寔置廣武郡今居分屬焉

斬首二

萬級進據振武

振武在姑城東南廣武西北

河西大駭張閼辛晏帥其眾數萬

降趙駿遂失河南之地

庾亮以蘇峻在歷陽終爲禍亂欲下詔

徵之訪於司徒導導曰峻猜險必不奉詔不若且苞容之亮言于

朝曰峻狼子野心終必爲亂今日徵之縱不順命爲禍猶淺若復

經年爲惡滋蔓不可復制猶七國之於漢也朝臣無敢難者獨光

祿大夫卞壺爭之曰峻擁彊兵逼近京邑路不終朝一旦有變易

爲蹉跌宜深患之亮不從壺知必敗與溫疇書曰元規召峻意定

覆此於巨溫生足下奈此事何吾今所慮是國之大事宜峻已出

狂意而召之是更速其禍也必縱毒蠱以向朝廷朝廷威力雖盛不知果可擒不王公亦同此情吾與之爭甚懇切不能如之何本出足下以爲外援而今更恨足下在外君在內相與其諫止之或當相從耳嶠亦累書止亮舉朝以爲不可亮皆不聽峻聞之遣司馬何仍詣亮曰討賊外任遠近唯命至於內輔實非所堪亮不許召北中郎將郭默爲後將軍領屯騎校尉司徒右長史庾冰爲吳國內史皆將兵以備峻冰亮之弟也於是下優詔徵峻爲大司農加散騎常侍位特進以峻弟逸代領部曲峻上表曰昔明皇帝親執臣手使臣北討胡寇今中原未靖臣何敢即安乞補青州界一荒郡以展鷹犬之用復不許峻嚴裝將赴召猶豫未決參軍平原任讓謂峻曰將軍求處荒郡而不見許事勢如此恐無生路不如

勅兵自守阜陵令匡術亦勅峻反

阜陵縣屬淮南郡晉志曰阜陵漢明帝時治爲廢海麻湖在今

和州歷陽縣西三十里

峻遂不應命溫嶠聞之卽欲帥眾下衛建康三吳亦

欲起義兵亮並不聽而報嶠書曰吾憂西陲過于歷陽

西陲謂陶侃也足

下無過雷池一步也

雷池卽在大雷之東今池州界

胡延遠使諭峻峻曰望下云

我欲反豈得活邪我甯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往者國家

危如累卵非我不濟狡兔旣死獵犬宜烹但當死報造謀者耳峻

知祖約怨朝廷乃遣參軍徐會推崇約請共討庾亮約大喜其從

于智衍竝勸成之譙國內史桓宣謂智曰本以強胡未滅將戮力

討之使君若欲爲雄霸何不助國討峻則威名自舉今乃與峻俱

反此安得久乎智不從宣詣約請見約知其欲諫拒而不內宣遂

絕約不與之同十一月約遣兄子沛內史渙女壻淮南太守許柳

以兵會峻逃妻柳之姊也固諫不從詔復以卞壹爲尚書令領右

衛將軍以郗楷內史王舒行揚州刺史事

王舒傳曰舒爲外掾授會

稽內史舒以父名會辭朝議以字同音異於禮無嫌舒復陳音雖異而字同求改他郡於是改會字爲郗吳興太守虞

潭督三吳等諸郡軍事 尚書左丞孔坦司徒司馬丹楊陶回言

于王導請及峻未至急斷阜陵守江西當利諸口彼少我眾一戰

決矣若峻未來可往逼其城今不先往峻必先至峻至則人心危

駭難與戰矣此時不可失也導然之庾亮不從十二月辛亥蘇峻

使其將韓晃張健等襲陷姑孰取鹽米

姑孰臨江清晉積鹽米于此

亮方悔之

壬子彭城王雄章武王休叛奔峻雄釋之子也

彭城王釋宣帝弟穆王權之子章武

王休義陽

庚申京師戒嚴假庾亮節都督征討諸軍事以左衛將

軍趙盾爲歷陽太守使左將軍司馬流將兵據慈湖以拒峻

慈湖在姑

孰今在太平州常塗縣北六十五里沂江而上過三山十餘里至溧洲自溧洲過白土嶽入慈湖夾

劉超爲左衛將軍侍中褚翼典征討軍事

翼自三入聲

亮使弟翼以白

衣領數百人備石頭 丙寅徙琅邪王昱爲會稽王吳王岳爲琅

邪王 宣城內史桓彝欲起兵以赴朝廷其長史裨惠以郡兵寡

弱山民易擾宣城之西南山越居之謂宜且案甲以待之彝厲色

曰見無禮於其君者若鷹鷂之逐鳥雀今社稷危逼義無晏安辛

未彝進屯蕪湖韓晃擊破之因進攻宣城宣城郡治宛陵縣宣城別爲縣賢曰宣城故城

在今宣州彝退保廣德何承天曰廣德黃龍縣約曰二葉志皆南陵縣東彝類是以所立屬宣城郡桐川志後漢置

廣德縣晉并入宣城今廣德軍是也 晃大掠諸縣而還徐州刺史郁鑿欲帥所領赴

難詔以北寇不許 是歲後魏中山公虎擊代王紇那戰于句注

陘北張守節曰句注山在代州雁門縣西北三十里紇那兵敗徙

據唐志雁門縣有東院關西院關卽其地也

都大甯以避之

陳水經注大甯卽廣甯也廣甯前漢曰廣寧屬上谷郡後漢曰廣甯晉武帝太康中分置廣甯郡

代王鬱律之子翳槐居於其舅賀蘭部紇那遣使求之賀蘭大人藹頭擁護不遣紇那與宇文部共擊藹頭不克

春官通鑑補卷九十三終